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焚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雲莊集卷六

宋 劉爚 撰

書類

上皇子牋

某謹齋沐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閤下某甞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

蹤置清華粤自外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
禮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皇
子英姿玉格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
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
黽勉效職有日于兹而未能仰裨于進修隨事納忠寸
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受助某于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
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茍受其託猶思無負況
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

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直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瘝之咎葢嘗熟思以為切于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内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于禮文之外思其所謂

翼翼小心不敢怠遑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疎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内侍君親者凡幾一歳之内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止於孝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悦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兹在兹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爾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絃秋學禮

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説觀也是當于誦説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勤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勦于養安鶩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正法雖

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葢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趍走于皇子之先後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决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

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禔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以賢者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帝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于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旲内侍言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則帝之學問又根于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謂皇子雖姿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或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益常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資素高自能洞照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袪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和好毋循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疏公其是非勿疑勿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

而已矣其前三者之說實躬行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于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甚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間者為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于用歟用于盡孝敬

則孝敬形于事君親矣用于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于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為小成外邸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若退自省觀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區區樸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皇子矜其樸忠寘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修可以舉宗社可以荅君親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乎逃

尸位之責一或以樸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又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樸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來歸矣某職在勸誦恐君相隆望爲之惕然踼

踦無措貴為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闕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勸之己闡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為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

肇建外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為出于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為無定力人常患于遇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為疑似之問質之講官矣人常患于忠規之不聞茲則力以公是公非之言啟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茲妄意皇子決不為是也今車輿儀至觀者側目美玉成瑕有識喪氣堂堂外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為者耶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于不矜細行而已矣使其可以率意為之則視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旦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及其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于萬一也不然其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上相府書

某竊惟海内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圖惟于内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于外援立聖朝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往往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于是搢紳士夫内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悦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葢

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于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悌也顯宗之于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無間也明皇之于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讒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

其凡則篤其慶葢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之始輝映青史後世亦莫及至若秦隋之暴其于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辠遇之又不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于無心揖遜數四勉然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

道非它亦惟于友愛天倫加之以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弟之錫寵數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顔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于倉猝至自投于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舉以自免其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

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于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于以親戚為寇讐不拒絕之不已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絕于人道也夫既自絕于人道也而欲天心不震怒于上人心不携離于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薫為嘉祥上下相安祚綿國永其孰為得失哉昔漢文帝時淮南

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況今之親王于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辠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怵迫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于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

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
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
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
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
與游處廸之以詩書禮義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
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
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
介迂疎蒙恩收名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

弭禍亂者莫切于此方族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論用人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任要職退揆駑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娭駕之心則已飛馳于闕下初元之名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于真情故樂效涓塵

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問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葢自故相顓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嘗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社之靈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内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儼若神人某嘗竊謂大丞相于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

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昨嘗奏計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致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于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

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耳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名三賢于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職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名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强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怨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順承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况辨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明之迹昔

者讒害忠良往往以被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國也邪人之爭以為已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于是焉分此其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

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于石金混于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嘗病于過故趙中令有顤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

賢能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若此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説所移使正人嘗聚本朝而言路

常通無壅則内而强固根本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羣論其未可君相亦惝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耶況事變之興未有底止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毁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壊者圖自利耳

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三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葢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覩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彦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獲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葢自北國窺邊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之韓范

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為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内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𧩙師閫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經申朝省晝旨行下制司或不預聞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途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協謀至于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

否從違類取決于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勝可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吕申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羌張忠獻以相印督師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吕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内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

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于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歎不敢盡言于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政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不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為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于時而明公所以為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于廟朝受制于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于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于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

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君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于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于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命踰兩月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

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途之薦然于正邪賢佞之間則顧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文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于史册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葢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

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牘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葢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書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歴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啟迪之于是深于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立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

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卲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人之歸某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允聽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雲莊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七

宋 劉爚 撰

文

漳泉科舉諭士

某佐郡無堪已叨易地尚玆需代遂使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

見令甚區區猶欲少伸論告者葢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葢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心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今夫蹶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鬭

所恃勇力場屋所主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譁嗷躁奔走頊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内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其少時屢更校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胃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締思矣逸勞動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疎猶能連收科

目其效往往由此令顧邑之士父兄朋友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為先以喧呼躁擾為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為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為士子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鐫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

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為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為本自熙寧來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

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藴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聲教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逺所著之書俱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説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集註則於學者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為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

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葢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本有用之實

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浹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儒所著次第熟復而溫公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已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為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于前閩人豈不盛哉顧念迂踈輙不自

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諭賊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可犯何況甘心為亂為叛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踈而不漏莫恃汝强敢與天鬬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覩近年湖海羅李自能豪雄人莫與比横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犬猪妻兒併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

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為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黄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若迷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太尉見今卞整亦作邊剌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奬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為逆殺賊

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黄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被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令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咨爾父老為我開諭還爾死門入此生路故兹曉諭各宜知悉

諭保甲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令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令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其甚以為喜葢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諭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反生疑惑恐其别有差役故也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也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

里畢至則其滅也必矣若夫捍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召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也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使之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處營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衉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矣其卜居于此倏爾數年闔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也今因此遍會吾同邑之人而力

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為間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鄰里鄉黨相親相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之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遍行告報仍為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漳泉勸孝

當職昨以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諸廂申到如黄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愬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出其詳當職忝為郡佐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慚懼無地自容周承信等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

扇送歸其家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二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知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此矣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

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葢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葢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甚明幸無疑然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必嘗歡悦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嘗著綵衣為兒童戲正以此也

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湯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刲肝割股然後為孝葢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

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傷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為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人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

則諂奉僧尼廣修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封窆羊豕酣酬杯觴當此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寠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之子者何以付之烈焰使為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况復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顧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况復為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饑貧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倘能行此福報自臻何

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顧其勿以火化爲便茍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

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做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其近者濫職潭州嘗以四事諭勸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某區區寔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潭人興利除患者粗有可紀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此四事故願與同僚勉之盍潭之為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

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茍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所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巧容絶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葢隱微之際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顧願同僚力循冰蘗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為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掊刻心斯民立被誅剥之殃盍亦反己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刺足舉體懔然為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坐之者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

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勉强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顦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掊克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咈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然人情每以私勝公者葢徇貨賄則不能公黨親昵

畏豪强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寃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為士者不可

以不勤況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辜朝寄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酣詠遨放為高以勤強勉恪為俗此前世衰敗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桓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賔佐有以蒱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令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孶孶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其

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媿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見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其亦不容以苟止也涖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閩縣諭俗

當職以安撫一縣為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

致察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又自聖上
親政之後屏斥僉佞懲治贓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守
令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
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闗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
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
代納之害戒諭同僚官屬毋濫刑毋横斂毋狥私毋黷
貨毋通闗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
之意令以申飭本縣行下諸都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

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鬬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迷惑之人所為也又曰訟終凶言訟者終健必凶也又曰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妄為節用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毫髮一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身命此二者爾民所

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令其視十二縣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残者當為爾懲之豪强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為開説使之通曉宜為觀勉使之興起自今已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委任也其敬之毋忽

福州勸農

仲春望日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為州土狹人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為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既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必長勤而不慵是為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饑餓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

農惟勤一字若夫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躭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閒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辛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諮汝父老為我開諭興民善心還俗淳古故玆勸諭各宜知悉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岧嶤絳闕兮丹霄霓為旌兮霞幌頫人世兮讙囂念我民兮良獨苦遲真仙兮不顧旱太甚兮欲無年仙不來兮其誰愬鶴駕兮蹝蹝飛龍兮翩翩紛千里兮走百鬼風脩兮靁填風脩脩兮陰威靁填填兮雨後隨不崇朝而澤萬里仙澹然兮何營為挽轀輧兮小駐曰吾仙兮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玆兮不知其幾年仙毋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恩兮或葦而材

彧畚而土飾新宮兮岩之隈儼侍衛兮繪雲雷淪棕魚兮脯稺荀巽仙靈兮長裴回别館兮何許有鰲峯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蠲夕容與兮太姥仙之樂兮未央顧我民兮毋或忘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雲莊集卷七

雲莊集卷八

宋 劉爚 撰

表

賀天基聖節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開毓聖之期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皇帝陛下道由生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有祖宗英武之

姿祥紀商禖慶綿周歷臣頊綴六卿之列令陪萬壽之
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三祝第虔鄰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湘上天子萬
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
臣某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
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申命
衍過歷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闕在阿在槃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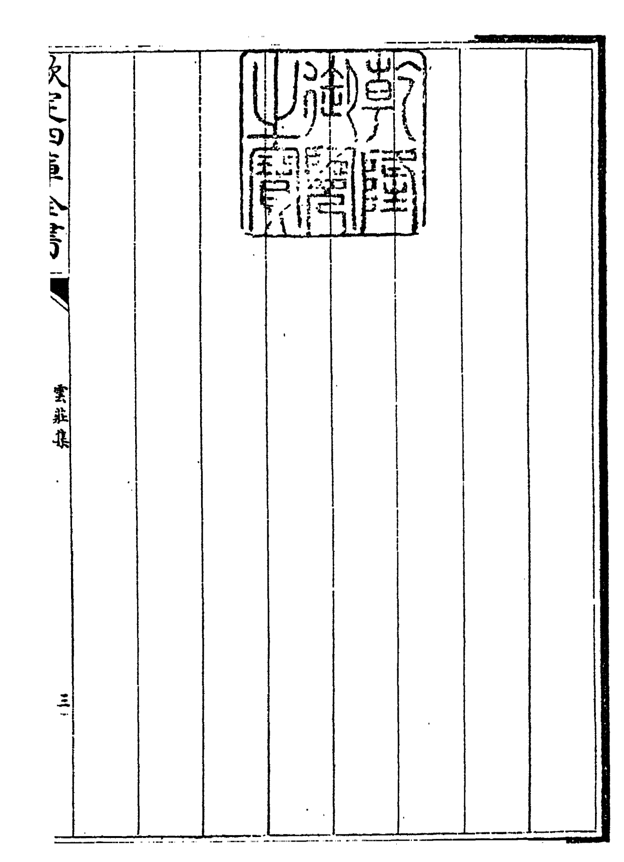
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

伏以奉册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繞電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忭頓首頓首恭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希夷好黄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志於慈明掩前問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遥班邇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巵為壽願益增少廣之年

謝賜衣帶鞍馬

翰苑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廏更驚晉錫之蕃際遇何功服乘有耀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虺隤衣敝緼袍冀無慚於季路御敎段馬竊自慕於少游豈徒承乏於鑾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鵰錦之綾煥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權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跨清切之班故俾冐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慚黻補衮之能燕駿千金願廣招徠之意


乾隆御覽之寶

雲莊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九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

雲莊集卷九

宋 劉爚 撰

答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内修經國之模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政

惟二三臣知折衝尊俎之需賢有十萬衆卿以魁壘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真後凋之松柏同心輔政有相濟之鹽梅當夙宵圖治之秋正上下交修之日眷時邇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丘園冀私情之適孰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往佩予言勉綏爾位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府劉光祖

乞提舉宮觀一次不允

朕昔在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治郡則仁於民
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世迺得其人卿以剛毅
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之德曩司言責忠誠貫於天淵比
典藩維仁恵流于江漢揆諸前哲異世同心維時梓潼
繄乃舊服徒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政雖家居何
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權
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

日下供職懇命不允

朕維銓綜之寄古今所難雖一定若權衡益自有不欺之法非至明如水鏡豈能勝無窮之姦政非人而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況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耆舊之臣乃當選用之意卿蚤列法從爲時名流博貫羣書於典章尤所該洽周行萬里於情僞靡不照知必能以鑒裁之公收甄别之效往共乃職稱朕志焉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兼提舉潼川府界渠州懷安等軍兵
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知興
元府兼本路安撫使鎮見闕兼節制本路屯戍
軍馬就送還人限一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
奏事時暫兼權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
朕顧瞻南鄭屏蔽西陲鄰邦多虞正保邊之當急元戎
新易念謀帥之孔艱非威名素著不足以慹敵心非恩

信久孚不足以慰民望博參于衆未有如卿故專司帥閫之雄仍暫領制垣之重庶幾麾幟弗改而氣自精明鈇鉞未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卿夙負之重寄屈高年於捍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獲已諒以急病遜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恩命徽寛吾憂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衛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

撫使鎮見闕恩命不允

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才蔚為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輔賛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畧顧方深於嘉賴迺屢丐於歸休為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牧伯餘四十八半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邦喜良

翰之臨朕志軫斯民之厚尚體兹意毋為固辭所辭宜
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書曰

下供職恩命不允

維我皇祖肇開邦國首除五季之淫刑寖復成周之中
典俾天下元元蕃庶各保其生而國家世世康寧皆基
于此顧朕涼菲敢忘纘承肆擇儒英進司邦禁庶闡洽

德好生之化以為祈天永命之原卿剛毅而裕和清明而簡重博參于衆宜在此官昔文正除議約之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漸忠宣爭新州之獄獨思為朝廷存長厚之風諒惟世臣深識此意亟其祇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表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日者豫章郡以缺牧聞朕睠焉四顧曰此孝宗皇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衆而地大非吾股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月乙亥之詔焉詩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夫能使政孚于湖南而不能使政行於江右者非所聞也亟脂而車庸答民望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

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適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保既皆選用於正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尤先卿蔚以鴻儒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園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顓毛鄭之學屬覽終篇之奏偏推横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寵秩其祇予命益既迺心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史彌逺辭免為進呈安奉高宗皇帝
中興經武要畧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使各特
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制恩命不允
朕惟我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算不可
迹窺至於整戎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方策焕
如日星其在菲涼敢忘取法肆命纂輯裁為一書歴年
于兹迺克登舉提綱挈領卿實顓之稽諸舊章其可不

賞昔下武之詩爲繼文而作也卿其輔朕懋建長策以
明昭于前烈時乃朕志區區之秩何足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寳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路安
撫使黄疇若辭免除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恩命
不允
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當
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既勞還必有以旌其最卿曩
繇通列出撫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簡易弗

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鳧之舊俗咸底樂生雖白狼槃木之諸夷亦皆效順既寛西顧爰命東歸閭閻六年喜風神之尚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可觀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宫中護之職其思美報毋事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黄疇若乞畀祠禄不允

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生之久故式遄

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以中庶子之職方將屢
趣燕間之對俾罄所懷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裨予聽
偶兹移疾遽欲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亦豈側席
待賢之本意其思加勗亟底有瘳苟未遂於造朝政何
嫌於予告所請宜不允

賜大中大夫權户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沈詵
辭免除户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
允

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合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為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江違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

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篤資其直清故使典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吏部繄爾世官其以家

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焉用多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録院同脩撰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資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顓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

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有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

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尊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

以筋力而為禮葢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機況
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
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游在列
使聲名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咈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賔

容雷孝友乞畀祠禄不允

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己納
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就為潔也卿與聞機政

三載于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遽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之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子辭

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大使不允

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畧誠節昭著勲庸赫然久欲逼山甫之歸重咈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閫仍秘殿而加美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睠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耶勉循已定之規懋建無窮之利使邦人懐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韙哉所辭

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善下

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

惟事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黄田辭免

除戶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

不允

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侃侃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傅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廸朕德而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

丞茂渥求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

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

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舊人御事必曰耇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黄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慮策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厚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

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翕然宗之高卧十年肯
為朕起海内屬目欲觀所為方資帷幄之籌遽動丘園
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
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
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帥氣
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
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

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

命不允

朕承宗朝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宫粤二年秋躬

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虡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充塞

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

大臣輔贊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

簡朕心從游資善廸我諸德底于光明睿決大計以安

天下遂繇賔傅升亞維師教諭德成既碩且久未有丞

相若者第進一官姑且循故實朕意猶以為慊而卿欲辭之得乎亟祗渙恩毋過朕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賔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册命了畢各得轉一官恩命不允

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祝之前舉行册禮宏體懿鑠照映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輔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復興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録謂典章何傳不云乎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祇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頴乞許歸田不允

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流落不遇而終其身者有投閒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丕承祖宗崇尚讜直凡自初元以來緜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予惟卿蹇蹇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來歸寘在帷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揖宗伯鳴佩澤芴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元諫爭之臣嘗詘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頹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

拂吾意所請宜不允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

食實封恩命不允

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況茅土之封自元豐命曹佾之後施諸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令朕因青宫册禮之成既擢卿于亞保之位又以累朝待元舅者待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寵乎往祗朕恩圖所以稱

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所辭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臨安洞霄宫使錢象祖

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

醴泉觀使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

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機頼輔弼之臣共為一體每推

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丕平以卿剛毅質直有古人之風

博厚魁閎有大臣之度擢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體貌

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

疑亟求於隱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聞之憮然
用甚自愧矧今外虞雖彌而元氣未充多事甫平而長
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
同濟往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何澹再辭免差
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陜服畢公以四世之弼而尹
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

葢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茲庸畀卿上流之寄庶幾寛予一面之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遠役朕固怵惕于中為民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曽從龍乞畀祠禄或特賜便鄉州郡不允

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横帙儲闈居多啟沃之助雖當盛年留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況進則容與於禁闥退焉密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祗服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賔客加食邑辭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鬚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席誾誾惻惻屢有諫正又如張酺之在經幃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册之成命晉孤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朕心益庶幾焉毋容固辭咈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録院脩撰兼太子詹事曾𣶶乞令謝事歸養沉疴不

允

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説有二或時君信道而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不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己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況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為不重職居宫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權輿之譏乎所請宜

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

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興被兵為尤甚生齒流散草萊蕪荒葢嘗喟然西顧而歎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閫寄撫柔遠邇得江漢之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懌維昭陵圖書之

府遂在西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尚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許納祿不允

朕以卿為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何為上章欲辭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於

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來奏中有不堪奔走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致官偏壘不允

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禄者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多事之際當以盡瘁為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遑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於斯進則啟沃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茍能報

國自足恱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

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

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權法守故能脗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名故能深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兹乎卿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博可以訂

古今之沿革茲焉申命亶謂得人勉終已試之功毋以不能為解所辭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將軍鎮江都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

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帥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拔自戎行久董師律威震

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力方剛精神尚强當勉未為之勲業益思無負之恩榮姑徐以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賔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

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彦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彌未形之患收無競之

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專閫風采隠然暨登樞庭備罄忠藎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之謀勉聽朕言勿屢再請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今幸皇靈遠暢盜賊蕩平甲兵之問已罕少云云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禄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

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登簪槖清華之選即值干戈倣擾之虞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冦恂之材治軍理民兼武侯之畧參稽輿論擢貳樞庭鎮撫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娛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攬來章遽祈去位豈有應變於昔者紛紜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兹閒暇之時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尚念倚

毗之切勉懷經濟之圖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宫觀差遣不允

朕慨念坤維邈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畧有餘不足以酬酢事變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寛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故實反復申繹然

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顧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為大使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祿不允

卿誠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擢用豈容一旦以告歸矧令師律寖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玆為國折衝蓋無踰於老臣者引年謝事豈

所圖於將軍哉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

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睠言誠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闕爲説有二大臣之道固非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寛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葢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繄我元老其不可

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策以起治功讓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留力輔不遠遽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昔朕之就傅也先皇帝妙簡一時之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蓋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尚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

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脩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誾誾惻惻動寓忠愛眡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即命為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章求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畀外祠不允

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人臣之大節故

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其私卿被遇祖宗為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讜論雖屢更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趣來歸欣聞入告闡温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懋簡知遽祈閒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 來奏臣妻胡氏令疾亡云云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録

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禄歸田里不允

昔漢戴憑說經不窮君子謂其無愧侍中之職晉戴逵守道難進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來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作賔

乞宫觀不允

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為材而不以空言為貴以濟時為急而不以輕去為高如卿屢祈守符著循良豈弟之績游司邦計知斂散取予之權恢牛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崇職在近臣當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却羨祠館之安是豈急於濟時之宜乎先正名臣繇賞延而植勲業者多矣

而卿以此自憮非所聞也勉固而功答我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謝原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

朕惟國家眷獎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者豈獨以齒爵為可貴哉葢其周旋當世之故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問焉則安車束帛猶足以徠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輙可其奏者葢以是也卿膚敏之材通明之畧出

藩入從蔚有壯猶年齒雖高精力尚富雅容祠館足以自娛豈必掛冠然後為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

日者聽朝於垂拱二三大臣以姑熟缺守聞朕睠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静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

惟卿持身之德簡而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遴柬良牧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況卿在鍾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澇之餘勞徠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處以佚非朕待遇近臣之至意乎式遄其驅慰彼黎庶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閒散示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為人臣徇義之倡齧氈海上莫回蘇武之心掘坑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葢將為立萬世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才護戎軺則底綏靖之勲踐政途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令聞肖于前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寧一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所祈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俾予獲棄賢之譏而卿亦

負克家之責於義兩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藴
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政

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

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濟在列緬惟更
化之日厥有輔政之臣勤勞百為功績用懋久安閒館
未愜予心是用加秘殿隆名俾鎮方岳夫當三陽彙進
之初而褒德録賢以順天令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

式遏其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湖湘一道煕然於春風和氣之中此朕所圖於舊弼者再命而僂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禄或畀祠禄不允

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宫傅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

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耶令卿以白傅之年而數上凋槃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為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

卿以耆艾之齡而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之
安憂勤百為寧如閑燕之樂此靳去之章所以屢陳而
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為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
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顧為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
以圖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
年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渭濵黃髪之叟不得以究鷹
揚之功而商山高蹈之翁不當起為羽翼之助矣朕意
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

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睠念疇昔慨焉興懷環瞻在廷獨卿最舊顧可聽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屢卻復上夫尊耆艾重朝廷朕之本志也厲廉隅知止足卿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責卿以興數延閣之命人誰間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

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春秋博求孝弟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賔僚每敷繹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玉裕淵冲之愈粹猶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加爾勞命晉之秩顧循牆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殫輔

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若稽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殿緬懷藝祖之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太宗之懿顧予沖眇敢廢講論韋篇幾於絶三卦畫明於重六卿惟時鴻碩密侍燕閒每當

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藴俾予上窺天地之奥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既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益之褒亟拜涣恩毋怠庸業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事黄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不允

朕聞之傳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禮乎

不可以斯須已也粤惟𣁋躬燭理尚淺方將治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鑒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敬王之志久去邇列渴聞嘉猷故命居夷夔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竚以竢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

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

命不允

朕觀古人之論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葢用刑之權本出於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為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于朝是葢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褻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為國謹惜民命茲庸俾爾進于秋官卿其祗服柏司推不

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以迓無疆之休顧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達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興替之源靡不繇此兹用並登羣賢務布邇列葢一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

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入陪禁從讜言直道寔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守常伯之位論思啓沃實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平直餘事耳尚體斯意何以辭為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

朕惟慶歷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之賢雖善人吾不得

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猶有存者益百世而復興卿蚤傳韋氏之經克賓鄭公之笏其踐諫省以讜論沃朕心其登綸闈以英辭華國體刱邦典攝承之既久於禮文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勤就正厥秩朕方慨慕先朝之烈卿其勉追乃祖之風用副隆知奚煩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

朕延登正人穆布邇列賴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久長之基卿學為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推及物之藴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晝年甫至而求歸既非朕沖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尚安厥位無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光禄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除資

政殿大學士在京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

朕惟昔者舊之臣盍或起於燕閒之後遠稽漢室若園公綺里季之肯來近憶阜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化以來之規畫賴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嘉靖之休居乡元老弼諧之助悵挽留之莫遂顧疏寵以宜優冠秘職於殿廬領崇祠於轂下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兾仲舒之就問往欽時命

毋有遐心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禄休致不允

漢疏廣為東宫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引之自近而吾元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帳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誼未可從所請不允

雲莊集卷九